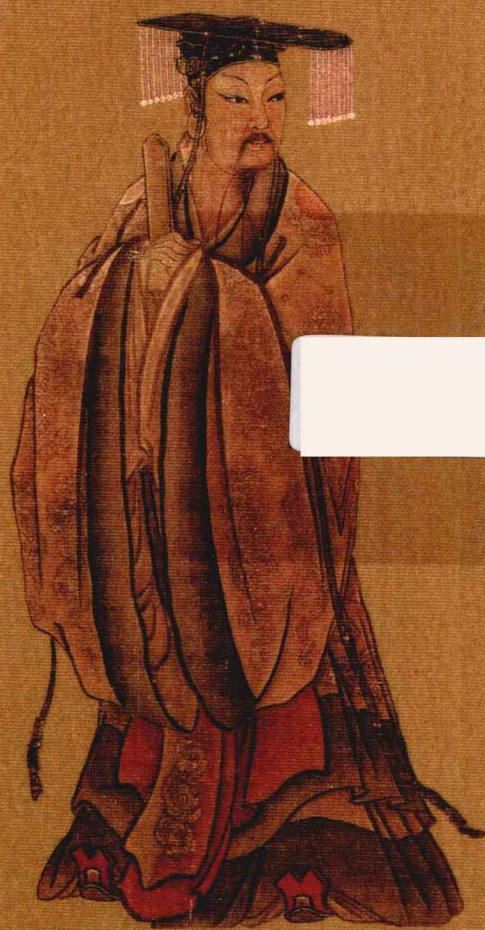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克勤于邦 庶民乃粒
歷數在躬 厥中允執
思濟好言 九功由立
不伐不矜 振古美及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

常州图书馆藏章

以

全编

全编

第六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6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58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 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 年7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 (全十四册)



第十二回

袁绍孙坚夺玉玺

徐荣赶上，正待要擒曹操，夏侯惇、夏侯渊引数十骑也到，大喝：“徐荣勿伤吾主公！”荣便奔夏侯惇，挺枪来迎。交马数合，惇刺荣于马下，杀散余兵。随后曹仁、李典、乐进各引军寻到，见了曹操，忧喜交集，聚有五百余人马。操上马，同回河内，再聚军马。卓兵自往长安。

却说众诸侯分屯洛阳。孙坚救灭宫中余火，兵屯城内。坚住帐房于建章殿基上。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，但有卓开掘陵寝，尽皆掩闭。于太庙基上草创殿屋三间，请众诸侯立汉代神位，宰太牢祀之。祭毕皆散。坚到寨中，是夜星月交光，暖风习习，按剑露坐于建章殿阶上，仰观天文，见紫微垣中白气漫漫，坚叹曰：“帝星不明，贼臣乱国，万民涂炭，京城一空！”言讫，泪下如雨。旁有军士指曰：“殿南有五色毫光，起于井中。”坚唤军士点起火把，下井打捞。捞起一妇人，尸首虽然日久，其尸不烂，宫样妆束，项下带一锦囊，两手围定绣龙紫袱。取开看时，内有朱红小匣。扭开金锁，见一玉玺，方圆四寸，上镌五龙交钮，傍缺一角，以黄金镶之。上有篆文八字，云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坚得玺，乃问程普。普曰：“此传国玺也。此玉是昔日春秋卞和于荆山之下，见凤凰栖于石上，载而进之楚文王。王解之，果得玉。（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，奉献厉王。王使玉人相之，曰：“石也。”以和为诈，而刖其左足。及武王即位，和又献之。武王使人相之，又曰：“石也。”又以和为诈，而刖其右足。文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玉而哭于楚山下三日三夜，泪尽而继以血。王闻之，使人问其故曰：“天下刖者多矣，子奚哭之悲耶？”乃使玉人理其璞，而得玉焉，遂命曰“和氏之璧”也。）秦二十六年，令良工琢为玺，李斯篆八字于其上，云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，名曰‘传国玺’。二十八年，始皇狩至洞庭湖，风浪大作，舟船将覆。始皇急投玉玺于水，风平浪静。至三十六年，始皇巡狩至华阴，有人持玺遮道，与从者曰：‘持此还祖龙。’言讫不见。此玺复归于秦。始皇崩，子婴将玉玺献与我汉高祖。后至王莽篡逆，元祐皇太后将玺打王寻、苏献，崩其一角，以金镶之。光武得此宝于宜阳，传位至今。近闻十常侍作乱，劫少帝出北邙，回宫失此宝。今天授主公，必有登九五之分。此处不可久留，宜速回江东，别图大事。”坚曰：“吾足知此宝，正与汝合。来日托疾，辞众回军。”商议已定，号令诸军勿泄漏，如违者斩。数中一军是袁绍乡人，无由进身，连夜偷出营寨，来报袁绍。绍赏赐了，留之。

次日，孙坚来辞袁绍，曰：“坚抱小疾，欲归长沙，特来别公。”绍笑曰：“吾知汝疾，乃害传国玺耳。”坚失色，曰：“本初何故出此言？”绍曰：“今举大义，兴兵讨



贼，为汉朝天下。玉玺乃汉朝之宝，既然获得，当对众留于盟主之处，待诛了董卓，复归朝廷，汝何收置之而欲归，必思反耶？”坚曰：“玉玺岂在吾处！”绍曰：“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？”坚曰：“吾本无之，汝来逼吾，将欲反耶？”绍曰：“早将出，免自生祸。”坚指天为盟曰：“吾若果得玉玺，不将与汝，令吾不得善终，死于刀箭之下！”众诸侯曰：“文台如此说誓，想必无宝。”绍唤军出，曰：“打捞之时，有此人否？”坚大怒，拔所佩之剑，要斩军士。绍曰：“汝斩军人，乃欺我也。”绍亦拔剑来杀孙坚，坚挥剑迎之。绍背后颜良、文丑皆拔剑而出，坚后程普、黄盖、韩当亦掣刀在手。众诸侯一齐拦住，曰：“昔日登坛设盟歃血，共举大义，岂可自相吞并乎？”劝开两个。

坚随即上马，拔寨便起，离洛阳而去。绍怒曰：“得宝而去，将欲自霸耶！”遂写书一封，差心腹人连夜往荆州，送与荆州刺史刘表，教就路上截住而夺之。比及发书起程，人报曹孟德追卓，战于荥阳，大败而回。绍遂令人迎接。绍会众诸侯，置酒设宴，与曹操解闷。操于席上言曰：“吾始兴大义，为国除贼。诸侯既仗义而来，却不听吾计。初，吾欲使渤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（先时渤海太守袁绍，与王匡屯兵于河内），酸枣诸将（刘岱、张邈、张超、袁遗、鲍信、桥瑁、曹操也）守城皋，据厖（áo）仓，塞轘辕（音还元）、太谷，制其险要。袁将军率南阳之军，住丹析，入武关，以震三辅。皆深沟高垒，勿与战，益为疑兵，示天下形势，以顺诛逆，可立定也。今持疑而不进，大失天下之望。窃为将军耻之！”绍等无言可对。

既而宴散，操见绍等各怀异心，度料不能成事，自领军投扬州去了。公孙瓒与玄德曰：“袁绍无能为也，久必有变。吾等且归。”遂拔寨北行。到平原，令玄德为平原相，自去守地养军。兖州刺史刘岱，问东郡太守桥瑁借粮，瑁推辞不与，岱连夜引军突入瑁营，杀死桥瑁，尽降其兵。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，就引兵拔寨离洛阳，去投关东。

却说荆州刺史刘表，字景升，山阳高平人也。年幼时，结交汉末名士，有七人为友，时号“江夏八俊”。哪七人？乃汝南陈翔，字仲麟；同郡范滂，字孟博；鲁国孔昱，字世元；渤海范康，字仲真；山阳檀敷，字文友；同郡张俭，字元节；南阳岑暄（音直），字公孝。表身長八尺有余，姿貌甚伟，乃汉室宗亲刘翊之后，为荆州刺史。时有延平郡人蒯良、弟越，襄阳人蔡瑁一同扶助。当时收得袁绍书，说孙坚盗去汉朝传国之宝，走回江东，望截其路而夺之。表素与袁绍至好，随即差蒯越、蔡瑁引兵一万，来截孙坚。坚军马已到，蒯越将阵摆开，当先出马。孙坚引军马立在门旗下，问曰：“蒯英度（英度，越之表字）何故引兵截我去路？”越云：“汝既是汉朝臣宰，如何盗去传国宝而归？疾忙留下，好眼相看。”坚怒曰：“汝乃何人，敢来问我！”言未毕，黄盖挺枪便出，蔡瑁舞刀来迎。斗不数合，黄盖提鞭去打蔡瑁。瑁急闪，正中后心，护心镜打缺一半。瑁拨回马走，孙坚乘势杀过界口。日已平西，山后闪一彪力生军人来到，为首一将出马，乃是刘表也。孙坚就马上施礼，曰：“景升何故信袁绍之书，相逼邻郡也？”表曰：“汝匿传国宝，将欲反汉耶？”坚曰：“吾若有此物，死于刀箭之下！”表曰：“汝若要吾听信，须随军行李，任吾搜过。”坚怒曰：“汝有何见，敢小觑我！”拍马冲进，刘表便退，坚赶将去。黄昏左侧，两山后伏兵齐起，背后蒯越、蔡瑁赶来，把孙坚围在垓心。性命如何？

赵子龙磐河大战

孙坚当晚被刘表围住，得程普、黄盖、韩当三将左冲右突，死战得脱。折兵太多，孙坚连夜引军回江东。刘表回荆州，以书报绍。自此，孙坚与刘表结冤。

却说袁绍屯兵河内，缺少粮草，冀州牧韩馥遣人送粮，以资军用。有客逢纪说绍曰：“大丈夫纵横天下，何待人送粮为食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，将军何不取之？”绍曰：“未有良策。”逢纪曰：“可暗使人持书与公孙瓒，令瓒进兵取冀州，虚言夹攻。瓒必兴兵，韩馥无谋之辈，必请将军领州事，就中取事，唾手而得。”绍大喜，即发书到瓒处。瓒开读，意云共取冀州平分。瓒喜，即日兴兵。绍却使人密报韩馥。

馥慌，聚荀谌（音臣）、郭图二谋士商议。谌曰：“公孙瓒将燕、代之众，长驱而来，其锋不可当。兼有刘备、关、张助之，冀州指日休矣。今本初智勇过人，手下名士健将极广；更兼布恩于四海，天下敬之，当世之豪杰也。将军可请本初同治州事，彼必厚待将军，视公孙瓒如儿戏耳。”韩馥即差别驾关纯去请袁绍。长史耿武谏曰：“袁绍孤客穷军，仰我鼻息（谓鼻中之气息，言其易也），譬如婴孩在股掌之上，绝其乳哺，立可饿杀。奈何欲以州事委之？此是引虎入羊群耳。”馥曰：“吾乃袁氏之故吏，才能又不如本初。古人尚择贤若而让之，诸君何嫉妒焉？”耿武等皆叹曰：“冀州休矣！”其弃职而去者三十余人，独耿武、关纯伏于城外以待袁绍。

数日，请绍至，耿武、关纯拔刀而出，欲刺杀绍。绍车前颜良立斩耿武，文丑斫死关纯。绍入冀州，以馥为奋威将军，安民用贤，以田丰、沮授、许攸、逢纪分掌事务，尽夺韩馥之权。馥欲悔时，手下无一人矣。馥怨袁绍，弃下老小，单马去投陈留太守张邈。

却说公孙瓒知绍已霸冀州，遣弟公孙越来见袁绍，欲分冀州。绍曰：“可请汝兄自来，吾乃有商议。”越辞绍归，行不到五十里，道旁拥出一彪军马，口称：“吾是董丞相家将也！”乱箭射死公孙越。从人逃命回，见公孙瓒，报越已死。公孙瓒大怒曰：“汝教我起兵夺韩馥，就里取事如此。今又诈董卓兵，射死吾弟，此冤如何不报！”尽起本部军兵，杀奔冀州来。

绍知瓒兵来，领一军出。二军会合于磐河之上，绍军于磐河桥东布阵，瓒军于桥西布阵。瓒乃立马于桥上，大呼曰：“背义之徒，何为不见？”绍亦策马至桥边，指瓒曰：“韩馥无才可守冀州，愿让与吾，尔何不平耶？”瓒曰：“昔日洛阳以汝为忠义之人，推为盟主。今之所为，真狼心狗行之徒，尚有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”袁绍大怒曰：



“谁可以擒之？”文丑策马挺枪，直杀上桥。公孙瓒就桥边与文丑交锋。战不到十余合，瓒当抵不住，拨回马便走。文丑乘势追赶过桥。瓒走入阵中，文丑飞马径入中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往来在阵中追赶。瓒手下健将四员齐战，被文丑一枪刺一将下马，三将奔走。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，文丑骤马厉声大叫：“快下马受降！”瓒弓箭尽落，头盔坠地，披发纵马，却转草坡，其马前失，瓒翻身坠于坡下。文丑急捻枪来刺。

看看来近，草坡左侧转出一将，马上须无铠甲，拈枪直取文丑。两马相交，如花似锦。公孙瓒扒上坡去，看那个少年大战文丑五六十合，胜负未分。瓒部下救军到，文丑拨回马去了。那少年也不赶去。

公孙瓒忙下土坡，问及姓名。其人身长八尺，浓眉大眼，阔面重颐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常山真定人也，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。瓒曰：“将军自何来，救我一命？”云曰：“某本袁绍辖下之人，今见袁绍无匡国救民之心，特来相投麾下，不期此处相见。”瓒执云手曰：“闻贵郡之人皆愿倾心以投袁绍，公何独回心见某也？”云曰：“方今天下滔滔，民有倒悬之危。云愿从仁义之主，以安天下，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。”瓒大喜，遂同归寨，整顿甲兵。次日，一色白马二千匹，哨到界桥，布成阵势。瓒将军马分作两队，列于步兵之侧，势如羽翼。左右马五千余匹，其中大半皆是白马。因公孙瓒多与羌胡战，尽选白马为先锋，号为“白马将军”。羌胡但见白马便走，因此白马多。绍令颜良、文丑为先锋，各引弓弩手一千，分作左右，令在左者射公孙瓒左，在右者射公孙瓒右。中间麴义，引八百弓弩手，步兵一万五千，列圆阵势于中。袁绍自引马步军数万，于后接应。

瓒初得赵云，不知心腹，另领一军在后。瓒遣大将严纲为先锋，瓒自领中军，立马桥上，旁竖大红圈金线“帅”字旗于马前。从辰时擂鼓，直到巳时，绍军不进。麴义令弓手皆伏于遮箭牌下，号令勿动。严纲鼓噪呐喊，直取麴义。义见严纲军到，皆伏而不动。仿佛有数十步远，一声炮响，八百弓弩手一齐俱发。纲急待回，麴义拍马起刀，斩严纲于马下。瓒军大败。左右军欲来，被颜良、文丑一齐射住。中军并起，直杀到界桥边。麴义马到，先斩执旗将。公孙瓒见砍倒绣旗，战麴义不退，回马下桥而走。麴义引军直冲到后军。一将引五百军不动，于中挺枪跃马，直取麴义者，乃常山赵子龙也。截住麴义，战到十余合，一枪刺麴义于马下。赵云一骑马飞入绍军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公孙瓒引军杀回，绍大败，迤迤赶过桥去，绍军东西乱窜，云在前，瓒在后，迤迤杀入阵后。

袁绍先使探马看时，回报麴义斩将夺旗，追赶败兵。因此绍不准备，只引帐下持戟军士数百人，弓箭手数十骑，与田丰在马上呵呵大笑曰：“公孙瓒无能之辈！”正说之间，忽有赵云冲到面前，弓箭手急射。瓒军团团围定。田丰慌对绍曰：“矢如雨下，主公且于空墙中躲避！”绍以兜鍪扑地，大呼曰：“大丈夫愿临阵头死，岂可入墙而望活乎！”众军士齐心死战，赵云冲突不入，后面袁绍大队掩至。瓒同赵云回，左颜良军到，右文丑军到，三路拼杀。赵云保着公孙瓒杀透重围，复到界桥。绍驱兵大进，又赶过桥，落水死者不计其数。两边军尽投河中，尸首填平。

袁绍当先赶过桥去，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闪出一彪人马来，为首三员大将飞马而来：中间掣双股剑的是刘玄德，上首使青龙刀的是关云长，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张翼德。三人在平原探知公孙瓒与袁绍相争，特来助战。是日正逢袁绍，三匹马、三般兵器飞奔前来。袁绍惊得魂飞天外，手中宝刀坠于马下，丝缰忙挽，急要逃回。不知性命如何？

第十四回

孙坚跨江战刘表



众将赶来，死救袁绍过桥去了。公孙瓒收住军马，众人归大寨。玄德、关、张动问毕，瓒曰：“若非玄德远来救我，几乎狼狈！”教与赵云相见。玄德甚相爱敬，便有不舍之心。

却说袁绍输了一阵，坚守不出。两阵相拒月余，有人来长安报此事。李儒来见董卓。卓自到长安，自称“太师”，位居诸侯之上，出入乘金花皂盖车。李儒对卓曰：“袁绍与公孙瓒乃当今之豪杰，见在磐河厮杀，宜假天子之诏，差人往和解之。二人感德，必顺太师矣。”卓曰：“善。”次日，奏知天子，便使太傅马日磾（dī）、太仆赵岐和解关东。岐别，诣河北。绍出迎于百里，再拜奉诏。岐在绍营，移书告瓒。瓒遣使具与绍书曰：

马太傅与赵太仆，以周、召之德，衔命来征，宣扬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旷若开云见日，何喜如之？昔贾复、寇恂亦争士卒，欲相危害，遇光武之宽，亲俱陛见，同舆共出，时人以为荣。自省边鄙，得与将军共同此福，此诚将军之眷，而瓒之幸也。（建武二年丙戌秋，贾复南击召陵、新息，平之。复部将杀人于颍川，太守寇恂捕得系狱。时尚草创，军营犯法，率多相容，恂戮之于市。复以为耻，过颍川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为其所陷，今见恂必手剑之。”恂知其谋，不与相见。姊子谷崇曰：“崇，将也，得带剑侍侧。卒有变，足以相当。”恂曰：“不然。昔蔺相如不畏秦王，而屈于廉颇者，为国也。”乃敕县属盛供具，储酒醪，执金吾，军入界一人皆兼两人之饌。恂出迎于道，称疾而还。复勒兵欲击之，而士吏皆醉，遂过去。恂遣崇以状闻，帝乃征恂。恂至，引见。时贾复先在座，遂起相避。帝曰：“天下未定，两虎安得私斗？今日朕分之。”于是并坐，极欢。遂共车同出，结友而去。）

绍得书，甚喜。次日，马、赵二人到瓒营，各宴数日，送二人还朝。瓒表玄德平原相，朝廷准奏。瓒班师回。

赵云与玄德分别，玄德执云手垂泪，不忍相离。云叹曰：“某曩日将谓公孙乃当世之英雄，今观所为，袁绍等辈耳。”玄德曰：“将军且坚心事，相见有日。”洒泪而别。玄德遂回平原，公孙瓒同赵云去了。

却说袁术在南阳，闻袁绍新得冀州，遣一使径来求马千匹。绍不与一骑，术大怒，自此兄弟不睦。又遣一使往荆州，问刘表借粮二十万，表不与一粒。术恨之，密遣人遗书与孙坚。书曰：

异日夺印截路，乃吾兄绍之谋也。今绍又与表相议起兵，袭取江东，吾不忍言。公可速兴兵取荆州，吾当与助，夹攻袁绍，二仇可报。汝得荆州，吾取冀州，切勿误也。

坚得书，曰：“叵耐刘表昔日断吾归路，今不乘时报恨，又待何年！”聚帐下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商议。程普曰：“袁术多诈，其言未可准信。”坚曰：“吾自欲报仇，岂可望袁术之助乎？”于是差黄盖先来江边，安排战船五百只，多装军器粮草，大船载马，克日兴师。

江中细作探知，来报刘表。表知大惊，急聚文武将士商议。谋士蒯良、蒯越、蔡瑁等，侍立左右。表曰：“今孙坚报旧恨，将及起，奈何？”蒯良曰：“不必忧虑。可令黄祖部领江夏之兵为前驱，主公率荆、襄之众作援。坚跨江涉湖而来，安能耀武扬威乎？”表用其谋，令黄祖设备，随后便起大军。

却说孙坚有四子，皆吴夫人之所生：长子名策，字伯符；次子名权，字仲谋；三子名翊，字叔弼；四子名匡，字季佐。吴夫人妹、孙坚次妻，亦生一儿一女：子名朗，字早安；女名仁。坚又过房俞氏一子，名韶，字公礼。坚有一弟，名静，字幼台。坚临登程，静引诸子列拜于马前而谏曰：“今董卓专权，天子懦弱，海内大乱，各霸一方。江东方始稍宁，以一小恨而起重兵，非所宜也。愿兄详之。”坚曰：“非汝所知也。吾誓纵横天下，济世安民，有仇不报，岂可握手待死也？”遂不听谏。长子孙策曰：“愿随父亲同往。”坚曰：“此子自幼英气过人，可随我领兵。权与叔父善保江东。”策上船，前奔樊城。

黄祖伏弓弩手于江边，布精兵于后，见船傍岸，乱箭俱发。坚令诸军不可乱放一箭，只伏于船中来往诱之。一连三日，船数十次傍岸，黄祖军箭尽。却拔船上所得之箭，十数万枝。当日，正值顺风，坚令众军士一齐放箭。岸上支吾不住，喊声大举。南军登岸，程普、黄盖分两路兵，直取黄祖营寨。背后韩当于中大进。三面夹攻，祖兵大败，弃樊城而走。坚令兵追袭，黄祖走邓城。

坚令黄盖守住船只，坚直取黄祖。祖引军出迎，布阵于野。孙坚列成阵势，引众将出在门旗之下。孙策也全副披挂，挺枪立于父之侧。黄祖引二将出马，一个是江夏张虎，一个是襄阳陈生。这两个当初反在江夏，后投刘表，以为上将。黄祖扬鞭大骂：“江东鼠贼！安敢侵犯汉室宗亲之境界耶！”言罢，张虎拍马，手捻铜叉而出。坚大怒曰：“谁能斩此贼将？”韩当应声而出。两骑相交，战三十余合，胜负未分。陈生见张虎力怯，飞马挺枪出阵，要来双斗。孙策在父后望见，按住手中枪，扯弓搭箭，正射中陈生面门，应弦落马。张虎见侧边陈生坠地，措手不及，被韩当一刀削去半个脑袋。程普纵马，直来阵前捉黄祖。黄祖弃却头盔战马，杂于步军内逃命。孙坚掩杀败军，直到汉水上面，拨黄盖船只放于汉江。

黄祖聚败军来见刘表，说坚势不可当。表慌请蒯良议，曰：“黄祖兵败，挫动锐气，兵无战心，只可深沟高垒，以避其锋。却潜地令人求救于袁绍，此围自可解矣。”瑁曰：“子柔之言，真拙计也。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岂可束手而待其死！某虽不才，



愿请军出阵。”刘表许之。蔡瑁引军万余出襄阳城外，于岷（xiàn）山布阵。孙策将得胜之兵，长驱大进。蔡瑁出马。坚曰：“此人是刘表后妻兄也，谁与吾擒之？”程普挺铁脊蛇矛出马，与蔡瑁交锋。战不到数合，蔡瑁逃命奔回阵中。坚驱大军，杀得尸横遍野。败军跟随蔡瑁逃入襄阳。蒯良言：“瑁不听良策，以致大败，按军法当斩。”刘表以新娶其妹，不肯加刑。人报孙坚分兵四面围住襄阳，蒯良一面拨兵固守城池；一面写告急文书，令人去投袁绍。

且说孙坚打城，数日不下。忽一日，狂风骤起，将中军“帅”字旗竿吹折。程普曰：“此不祥之兆也。”径来帐下见孙坚，曰：“中军‘帅’字旗竿被风吹折，于军不利也，可暂班师。”坚曰：“吾累战累胜，取襄阳只在旦夕，岂可因风折旗竿而罢兵。”韩当曰：“此旗乃军中之主，亦不可轻易。”坚曰：“风乃天地呼吸之气，方今隆冬，朔风暴起，折断大旗，何足为怪？吾平生用兵，不信此等异事，只理会得攻城。”

却说城中蒯良来对刘表言曰：“某夜来仰观，见一将星欲坠地。以分野度之，必应孙坚也。上袁绍书已写就，主公当问谁可突围而出。”表问之，阶下一人应声而出。表视之，健将吕公也。良曰：“汝既敢去，可听吾计：与汝马军五百，多带能射者。汝冲出阵去，可奔岷山。他必将军来赶，汝分一百人上山，寻石子准备；一百人执弓弩伏于林中。但有追兵到时，不可径走，周旋引到埋伏之处，矢石俱发。若能斩将降兵，放起连珠号炮，城中便出接应；如无追兵，不可放炮，趑程而去。今夜月不甚明，黄昏便可出城。”吕公领了计策，拴束军马。蒯良调拨四门，听号接应。

当夜黄昏，城上望东南角无甚人马，密开东门，纵吕公军马出城，到前寨径过去。孙坚在帐中忽闻喊声，忽上马引三十余骑，飞星赶到东南角时，军士说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，望岷山而去。坚不报诸将，只引三十余骑赶来。吕公已于山林丛杂去处上下埋伏。坚马快，单骑独出。前军不远，坚大叫：“休走！”吕公勒回人马来战。孙坚交马只一合，吕公便走，闪入山路来。坚拍马追赶吕公，见路交杂，不知去处。坚欲上山，山上石子乱下，林中乱箭俱发。坚体中石、箭，脑浆迸流，人、马俱死于岷山之内。寿至三十七岁。时汉献帝初平三年，岁在辛未十一月初七日。

吕公截住三十余骑，并皆杀了，放起连珠号炮。城中黄祖、蒯越、蔡瑁分头引兵杀出，江东诸军大乱。黄盖听得喊声大震，引水军杀来，正迎黄祖。交马两合，生擒黄祖。程普保着孙策，急待寻路，正逢吕公。程普纵马向前，战不到数合，一矛刺吕公于马下。两军大战，杀到天明，各自收军。刘表军自入城。

孙策回到汉水，方知父亲被乱箭射死，尸首已被刘军扛抬入城请赏。孙策痛哭，众将俱号泣不止。策曰：“父尸在于他处，安得返魂于乡里？”黄盖曰：“今已活捉黄祖在此，得一人入城讲和，将黄祖去换主公尸首。”言未毕，军吏桓楷出曰：“某与刘表有一面旧交，某今便行。”策令楷去到城中见刘表，具言其事。表曰：“尸首吾已用棺木盛贮在此。可速放黄祖，吾两家各罢兵，再休侵犯。”

后有史官评孙坚曰：

坚勇挚刚毅，孤微发迹，导温戮卓，山陵杜塞，有忠壮之烈。（后孙权帝，

谥坚曰武烈皇帝。)

桓楷拜谢欲行，阶下蒯良出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吾有一言，令江东诸军片甲不回。请先斩桓楷，然后用计。”计道甚的？桓楷性命还是如何？

第十五回

司徒王允说貂蝉



蒯良出曰：“方今孙坚已丧，江东无主。坚子皆幼，不能历事。可乘此虚弱之时，火速进兵，江东一鼓而可得也。若付尸还策，容回南郡，养成气力，荆州之患也。”表曰：“吾有黄祖在彼营中，安忍弃之？”良曰：“舍一无谋之辈，而取万里之土，此乃大丈夫之所为也。”表曰：“吾与黄祖心腹之交，舍之不义。”遂送柩回营，相约以尸换黄祖，黄祖得回。孙策迎接灵柩，挂孝回军，两边罢战，回至江东。做孝已毕，葬父于曲阿之原。策辞墓，引军居江都，招贤纳士，屈己待人，因此四方有才德者，渐渐投之。

却说董卓在长安，闻孙坚已死，乃曰：“吾心腹却除一患也。”问其子多少年纪，答曰：“十七岁。”卓曰：“何足道哉！”自此董卓自号为“尚父”，出入僭天子之仪仗。封弟董旻为左将军、鄂侯；兄子董璜为侍中，总领禁军。不问宗族长幼，皆封列侯，男女怀抱中，便以金紫爵位与之。差二十五万人夫筑郿（音梅）坞，与长安城廓一般高下厚薄，周回九里，郿坞离长安二百六十里，坞盖宫室仓库，屯积二十年粮食。选民间美貌女子二十以下、十五以上者八百人，充为婢妾。坞内堆积金玉彩帛珍珠，不知其数。卓常云：“吾事成，当雄据天下；不成，守此足以养老。”省台公卿但见卓出，皆拜于车下。朝廷旧臣宰，尽皆委用。此是蔡邕之荐也。

忽一日，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车下。卓曰：“皇甫义真，你今日服我乎？”（义真，嵩之表字也。）嵩答曰：“安知明公位至于此！”卓曰：“鸿鹄固有远志，但燕雀不自知耳。”嵩曰：“昔日嵩与明公皆鸿鹄，不意明公变为凤凰耳。”卓大笑曰：“义真怕我乎？”嵩曰：“明公以德辅朝廷，大度方至，谁不敬耶？君为酷法严刑，天下皆惧，岂独嵩乎？”卓又笑。卓家属皆在郿坞，或半月一回，或一月一回，公卿皆拜于横门外（音光门）。于路设帐幔，常与公卿聚饮。一日，北地招安降士数百人到来，卓出横门，百官皆送。卓留饮宴，却将降士数百人，于座前或断其手足，或凿去眼睛，或割其舌，或以大锅煮之，皆未死，于酒桌几前反复挣命。百官战栗失箸，卓饮食谈笑自若。百官告散，卓曰：“吾杀歹心者，何怕之？”

数日前，太史院禀卓曰：“黑气冲天，大臣有灾。”卓于省台大会百官，列坐两行。酒至数巡，吕布径入，耳边言不数句，卓笑曰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命吕布于筵上脑揪司空张温下堂。百官失色，卓曰：“太史昨言大臣有灾，原来应在此人身上。”不多时，侍从将一红盘托张温头入献。卓令吕布劝酒，每人面前将头呈过。百官魂不附体，皆面

不相顾。卓笑曰：“诸公勿惊。张温结连袁术，欲图害我，因使人寄书来，错下在吾儿奉先处，故斩之，以夷其三族。汝等于吾孝顺，吾不害之。吾天祐之人，害吾者必败。”众官唯唯而已，当晚皆散。

司徒王允归到府中，寻思今日席间之事，坐不安席，策杖步出后园，仰天垂泪，沉吟立于荼蘼架侧。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，允潜步窥之，乃府中歌舞美人貂蝉女也。其女自幼选入充乐女，允见其聪明，教以歌舞吹弹，一通百达，九流三教，无所不知。颜色倾城，年当十八，允以亲女待之。是夜，允听良久，喝曰：“贱人将有私情耶？”貂蝉正色跪于允前，答曰：“贱妾安敢有慕私情！”允曰：“汝不有所私，何深夜于此长叹？”貂蝉曰：“容妾伸肺腑之言。”允曰：“汝勿隐匿，当实告我。”貂蝉曰：“妾之贱躯，自幼蒙大人恩养，训习歌舞，未尝以婢妾相待，作亲女视之。妾虽粉骨碎身，莫报大人之万一。妾见大人两眉愁锁，必有国家大事，妾不敢问，解大人之忧。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安，因此长叹，不想大人窥见。倘有用妾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允以杖击地曰：“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！随我到画阁中来。”貂蝉跟允到阁中，允尽叱出妇妾。允教貂蝉于中端坐，允叩头便拜。貂蝉惊倒，伏地曰：“大人何故下拜贱妾？”允曰：“汝可怜汉天下生灵！”言讫，泪如涌泉。貂蝉曰：“适间贱妾曾言，但有使令，万死不辞。”允跪而言曰：“百姓有倒悬之危，君臣有垒卵之难，非汝不能救也！”貂蝉再三拜问，允曰：“贼臣董卓将欲篡位，朝中文武无计可施。董卓有一义儿，姓吕，名布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我观二人皆溺于酒色之徒，今欲用连环之计，先将汝许嫁吕布，然后献与董卓。汝于中取便，谍间他父子分颜，令布杀卓，以绝大恶。重扶宗庙，再立江山，皆汝之力也。不知汝意若何？”貂蝉曰：“妾许大人万死不辞，望献出。到他处，妾自有道理。”允曰：“事若泄漏，我当灭门矣！”貂蝉曰：“大人勿忧。妾若不报大义，死于万刃之下，世世不复人身。”允拜谢而密之。

次日，王允有家藏明珠数颗，令匠者嵌一金冠，使人密送吕布。布得之大喜，候朝毕，径到王允宅致谢。允料布必来，允备嘉肴美饌，好酒细果等候。吕布至，允出门而接，接入后堂，让之高坐。布曰：“某乃相府一将土耳，司徒乃朝廷老大臣，何故错敬？”允曰：“方今天下别无英雄，惟有将军耳。允非敬将军之秩，敬将军之才德。”布大喜。允殷勤敬酒，只称董太师并布之德不绝。布酒至半酣，曰：“布早晚亦望司徒于天子处保奏。”允曰：“将军言者差矣。允专望将军于太师前提携，终身不忘大德。”布大笑而畅饮。允教左右退去，只留侍妾数人劝酒。允曰：“唤孩儿来，与将军把盏。”

少顷，二青衣丫鬟引貂蝉到席前再拜。布问何人，允曰：“小女貂蝉也。无可以敬将军，当出妻见子。”貂蝉与吕布把盏，目不转睛。允推醉曰：“孩儿央及将军痛饮几杯，吾一家全靠将军哩。”布请貂蝉坐，蝉要回。允曰：“吕将军吾家之恩人也，孩儿坐坐何妨。”又饮数杯，允佯为立脚不牢，仰面大笑曰：“吾欲将小女送与将军为妾，还肯纳否？”布跪谢曰：“布当以犬马之报！”允曰：“早晚选一良辰，送至府中。”布欣喜无限，频以目视蝉，蝉亦以秋波送情。允曰：“本欲留将军止宿，但恐太师见疑，实是不敢。”令貂蝉回，允送布上马，布谢而去。允是夜与貂蝉曰：“天下百姓之福也！早晚请太师，汝却以歌舞侍之。”貂蝉应诺。



次日，允在朝堂，见卓旁却无吕布，允伏地拜请曰：“允欲屈太师车骑到草舍赴宴，未谕（shěn）钧意若何？”卓曰：“司徒乃国家之大老，既然来日有请，当赴。”允拜谢归家，水陆毕陈，于前厅正中设座，锦绣铺地，内外各设帷幕。次日巳时分，人报太师来到。允具朝服出迎，再拜起居。卓下车，左右持戟甲士百余，簇拥入厅，分列两旁，如霜似雪。遂于堂下再拜，卓命扶上，则坐于侧。允曰：“太师盛德巍巍，伊尹、周公安能及也。”卓大喜。进酒作乐，允致敬之请，甚厚于天子。天色渐晚，卓酒半酣，允请卓入后堂。卓令甲士休进，允捧觞称贺曰：“允自幼颇习天文，夜观乾象，汉家气数到此尽矣。太师功德震于天下，若舜之受尧，禹之继舜，正合天心人意也。”卓曰：“安敢望此！”允曰：“‘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’自古‘有道代无道，无德让有德’，岂过分乎？”卓笑曰：“果然天命归吾，司徒当为元勋。”允拜谢。堂中点上画烛，止留女使进酒供食。允进曰：“教坊之乐，不足以供奉钧颜。辄有草舍女乐，敢承应乎？”卓曰：“深感厚意。”允教放下帘枕，笙簧缭绕，簇捧貂蝉舞于帘外。有词曰：

原是昭阳宫里人，惊鸿宛转掌中身，
只疑飞过洞庭春，按彻《梁州》连步稳，
好花风袅一枝新，画堂香暖不胜春。

又诗曰：

红牙催拍燕飞忙，一片行云透画堂。
眉黛促成游子恨，脸容初断故人肠。
榆钱不买千金笑，柳带何须百宝妆。
舞罢隔帘偷目送，不知谁是楚襄王。

舞罢，卓命近前。貂蝉转入帘内，深深再拜。卓曰：“此女何人也？”允曰：“乐童貂蝉也。”卓曰：“能唱否？”允命貂蝉手执檀板，低讴一曲：

一点樱桃启绛唇，两行碎玉喷《阳春》。
丁香舌吐衔钢剑，要斩奸邪乱国臣。

卓称赏不已。

歌罢，允命貂蝉把盏。卓乃擎盏酹（音替）曰：“春色几何？”蝉曰：“贱妾年未二旬。”卓笑曰：“真神仙中人也！”允再拜曰：“老臣欲将此女献主人，未审肯容纳否？”卓曰：“美人见惠，何以报德？”允曰：“此女得侍主人，其福不浅。”卓曰：“尚容致谢。”允曰：“天气已暮，先备毡车送到相府。”卓起身奉谢。车辆已起，便送貂蝉先行。允拜送董卓直到相府。卓命允回，乘白马，前列侍五七人。离府行不到百余步，

遥见两行红纱照道，灯影中一人手执方天戟，马上坐着吕布，半醒半醉，正与王允撞见。布见王允，就马上轻舒猿臂，一把揪住衣襟，睁圆环眼，手掣腰间宝剑，指允言曰：“汝既以貂蝉许我，今送与太师，何相戏耶？”手起剑落。性命若何？

第十六回

凤仪亭布戏貂蝉



吕布当街撞见王允，心中大怒，骂曰：“老贼怎敢戏我哉！”允急止曰：“此非说话处，同到草舍。”布随允到家，下马同入后堂。允曰：“将军何故反怪老夫耶？”布曰：“有人报我，你把毡车送一女入相府，非蝉何？”允曰：“将军原来不知！”布曰：“我岂知就里！”允曰：“昨日太师在朝堂中，对老夫道：‘我有一件事，明日到你家。’允因此准备小宴等候。太师到，饮宴中说：‘我闻你有一女子，名唤貂蝉，以许奉先。我恐你不准诚，特来上门告肯。’老夫见太师自到，安敢少违，随引貂蝉拜了董公太师。太师曰：‘今日良辰，汝可与吾作一大宴，配与奉先，以助一笑。’将军寻思，太师亲临，老夫焉敢推阻？”布曰：“司徒少罪。布一时错见，来日自当负荆。”允曰：“小女颇有些妆奁（音连）首饰，带过将军府下，便当送至。”布谢而去。

当夜，卓幸貂蝉。次日午牌未起。吕布在府下打听，绝无闻音耗，径入堂中，寻问诸侍妾。侍妾对曰：“夜来太师与新人共寝，至今未起。”布潜入卓卧房后窥之。貂蝉起于窗下梳头，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，极长大，头有束发冠，偷睛视之，见吕布潜立于池畔。蝉乃蹙双眉，做忧愁不安之态，复以香罗频掩泪眼。吕布窃视良久，乃出，沉吟思忖，未得真实。少顷，布又入。卓坐于中堂，见布来，问曰：“外面无事乎？”布曰：“无事。”侍立卓侧。卓方食，布偷目窃望，绣帘内一人往来观觑，须臾微露半面，以目送情。布知是貂蝉，神魂荡漾。卓见布语言不顺，频那身迎里而望。卓曰：“奉先无事且退。”布出，心中愈疑。到家，妻见布情绪不佳，问曰：“汝今日莫非被董太师见责来？”布曰：“太师安能制我哉！”妻不敢问。布自此心在貂蝉身上，每日径进府堂，不能一见。

董卓自纳貂蝉后，情色所凝，月余不出理事。貂蝉无非于枕前席上殢雨尤云，董卓合休，自然迷恋。时值春残，卓染一小疾，貂蝉衣不解带，曲意阿从，卓心愈喜。卓睡，布立于床前。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，以手指心而不转睛。布以点头答之。貂蝉以手指董卓，强搽泪眼。布心如碎。卓蒙眬（lóng）双目，见布动静，猛扭回身视之，见貂蝉于屏风后立。卓大惭，叱吕布曰：“汝敢戏吾爱姬耶！”唤左右逐之，今后不许入堂。吕布大怒，怀恨而归府。

人报与李儒，儒慌忙入见卓曰：“太师何故责于奉先？”卓曰：“因窃吾爱姬，吾故逐之。”儒曰：“太师欲取天下，何故以小过而责之？如温侯心变，大事去矣。”卓曰：“奈何？”儒曰：“来朝唤人，赐以金帛，以好言慰之，自然无事。”卓次日使人唤布入